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沙 汀

SHA TING

代表作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沙汀代表作

曾广灿 汪春泓 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01号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

沙汀代表作

曾广灿 汪春泓 编 责任编辑 曲哲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14.25 插页1 字数327000

1989年5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301

ISBN7-215-01525-4 / I · 108 定价9.60元

凡 例

一、《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是由南开大学中文系组织编选的一套多卷本的大型文学丛书，以作家分卷，囊括“五四”运动以来一百多位著名作家的代表作。

二、本丛书包括中短篇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文艺理论文章均不入选。

三、选录的作品既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着眼于其历史作用，力求表现出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同时也反映出现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历史概貌。

四、选录作品一般以通行的版本为底本，注明该作品最初发表的时间和刊物，与原版本内容出入较大的，在注释中说明。

五、选录作品的编排，先按体裁分类，同类体裁的作品再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

六、每卷除正文外，有前言和注释。《前言》对作家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成就等作综合的评述，注释力求简明扼要。为使读者查阅方便，书末另附作家主要作品目录。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文库》编委会成员

主 编 李何林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友先 刘家鸣 李何林

张学正 张学植 张菊香

郝世峰 崔宝衡 曾广灿

蔺羨璧

前 言

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沙汀承继了以鲁迅为代表的先驱们所奠定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以其深沉、严肃、冷峻的创作风格独树一帜，留下了坚实的脚印和可观的成果。

沙汀原名杨朝熙、杨子青，1904年出生在四川安县一个地主家庭。他从中学时代开始接触新文艺，二十年代参加革命活动，在左翼文艺蓬勃发展的三十年代初登上左翼文坛，成为左翼文学运动的积极分子和有影响的文学新人。当他在鲁迅的亲自指导下开始创作时，他把艺术审视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描绘“现在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内的生活，即表现共产党领导下土地革命斗争的风云和社会骚动。这类作品在他最初几年的创作中占了一半以上，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法律外的航线》（即《航线》）。但他在创作实践中很快发现自己缺少革命斗争生活的体验和印象式写作产生的不良后果，于1935年以后则转向“喜欢捉几个熟悉的模特儿，真真实实地刻画出来”（鲁迅：《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沙汀、艾芜致鲁迅的信），努力把他那颇具锋芒的艺术雕刀指向他所熟悉的四川乡镇生活，写出了如《兽道》、《在祠堂里》、

《代理县长》等一批更为坚实的作品。

抗战爆发以后，沙汀从上海回到四川。1938年8月到延安，以后曾随八路军一二〇师转战晋西北与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崭新的战斗的生活拓宽了作家的视野，提高了作家观察生活的能力，他写出了著名的报告文学《随军散记——我所见之一个民族战士的素描》（即后来出版的《我所见之贺龙将军》、《记贺龙》）及一些反映抗日根据地新生活的散文、小说等。

1940年后，沙汀又返回四川工作，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特殊的时代和民族解放战争的社会生活环境的铸炼，为沙汀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素材，使他的艺术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他那著名的三部长篇小说《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及中篇小说《闯关》（又名《奇异的旅程》），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等，都完成于这一时期。这是沙汀创作的丰收期，也是他的艺术风格走向成熟的时期。

解放以后，沙汀较长时间担任四川省文艺界的领导工作，但他仍然经常深入农村体验生活。粉碎“四人帮”后，曾奉调进京，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十分难得的是，沙汀在跨入社会主义新中国以后，虽然行政领导工作分去不少时间，但他依然笔耕不辍，为新时代的读者贡献了一些反映社会主义农村新生活的小说和特写，其中一部分辑成《过渡》集，在195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文革”劫难刚刚过去的1977年，沙汀就创作了反映农村中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及思想观念变化的中篇小说《青桐坡》，展示出农民群众发展生产力、从事社会主义劳动的高度积极性，从而表现了一位前辈作家跟随时代步伐前进的可贵热情。

二

法国文艺评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写道：“苦难使群众伤心，也使艺术家伤心……亲身遭受了连续不断的苦楚，本性快活的人也会不象以前那么快活，本性抑郁的更加抑郁。”在饱经忧患、深罹苦难的民族生活和文化背景上产生的作家，他的目光所及是穷困、饥荒、残杀和死亡，他的心灵被苦难和惨象所折磨，他的歌喉又怎能清亮甜美？！沙汀是睁大了双眼，紧盯着他周围世界的。我们读他的大部分作品，心头往往被一种浓重的阴云所笼罩，令人感到沉闷、压抑，以至于惊骇他笔底下的世界并非人间。

我们不能不承认，对一个罪恶、黑暗、残酷、愚昧社会现实的真实描绘，或者说，对一个正在濒于死亡的社会制度的真切而深刻的批判与暴露，是沙汀创作主题中最富有特色、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侧面。即使在时代旋律急骤、高昂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年代里，一般作家多去寻找明朗的人物和事件时，沙汀也没有转移他的这一特殊视角，如果说每一个作家的艺术个性都是与他赖以取材和运笔的生活领域、空间紧密联系着的话，那么沙汀特具的深沉、冷峻的风格之形成，正与他从追求描绘“大时代冲击圈”内的革命光环（这一点他不熟悉），转向他所亲历亲闻的丑恶和愚昧的社会人生所分不开的。

对于黑暗社会现实的暴露和批判，可以说是中外现实主义文学所共有的特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凡有成就的作家，甚至并非现实主义的作家的作品，也无不带有一定程度的批判性和暴露性。鲁迅的《祝福》、《阿Q正传》、《孔乙己》等小说，篇篇

都将社会的黑暗现状最生动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叶绍钧的小说以描绘乡镇小知识分子的琐细生活暴露着社会的污浊与黑暗；郁达夫小说所刻画的“零余者”形象，以展示一部分知识青年矛盾复杂而几近变态的心理来抨击着那专制黑暗的人间；左翼作家如丁玲、张天翼、柔石、叶紫等，他们的作品的绝大部分，仍然不外是对当时漆黑一团的鬼域世界的愤怒鞭挞和暴露。真正的文学所发出的是人的呼声。“对人和人的生活情状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高尔基论文学》），这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一大批作家所显示出来的最根本的现实主义特色。他们的创作以高度的真实性与深刻的批判性相统一，表现了对传统的“大团圆”文学观的突破与叛逆，标志着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深化和发展。毋庸置疑，沙汀是对这一文学传统做出卓越贡献的作家。

沙汀不是那种一鸣惊人或“开端就是顶点”的奇才，而是那种两脚踏在荆棘遍野的荒原上执着耕耘的作家。中国社会自鸦片战争以后被迫走向开放。但是，民国以后粉墨登场的新官僚政客比以往挂封建牌号的统治者更加疯狂地凭借手中的权势进行着盘剥、抢掠、搜刮，再加上兵乱、匪扰，以及由反动阶级扶持孳生的袍哥之类的帮会势力的榨取豪夺、杀人越货，使得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只能啼饥号寒，挣扎在死亡线上。这种情况在僻远的四川乡镇农村尤为严重。对这种社会人生有着深刻阅历和观察的沙汀，心怀愤慨与憎恨，把自己的笔指向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统治者和浑身淤积着脓血的社会渣滓，无情地剥露他们的狰狞面目与污浊灵魂，从而彻底否定了那个社会。

但是，沙汀揭露黑暗社会势力的手法却颇不一般，尤其是与那些擅长直抒胸臆、呼啸着冲上前去的作家不同，他仿佛将个人

的主体意识深埋到一个让人难以触摸的地方，以一种似乎是“纯客观”的白描展现着所见。这种不露声色的“纯客观”描写所带来的冷峻风格显示着作家的特殊心态；有时，即使在叙述一桩最惨痛骇人的事件时，作者的心好象都没有急跳几下。他显得那样从容不迫，然而却惊人真切地给我们展现出一个滴着腥血、到处是死亡的尸骨、灭绝人性的疯狂与罪恶的世界。假使有人想从沙汀三十至四十年代写四川乡镇农村生活的作品中寻找几段直接抒情的咏叹调，那一定会大失所望。对于沙汀创作的这一突出特点，有人惊异于他的冷峻，但决无贬损之意；也有人指责他为“客观主义”，则显然忽略了作家个人的独特追求，误解了沙汀所创造的艺术世界。只要我们不怀成见，那么，透过这一幅幅冷峻、“客观”的画面，不难感到作家那颗爱憎强烈、是非分明的赤诚之心！

写于1932年4月的《恐怖》展示的是四川某城市中学生在白色恐怖中横遭搜查和杀戮的片断镜头，以及人们在那暗无天日的社会感到生命朝不保夕的恐怖心态。《土饼》描绘的是一幅农民在灾荒和地主压榨下无衣无食的饥饿图——一个母亲无力为嗷嗷待哺的孩子弄到饭吃，不得不用黄泥饼子哄骗他们。《兽道》叙述一个叫人忍卒读的故事：一个做小贩的老太婆，儿子受阻外地不得归，坐月子的儿媳妇被匪兵轮奸上了吊，小孙子染病夭亡，她连遭沉重打击而精神失常，赤着身子在街上跑。《在祠堂里》写一个匪兵连长虐杀老婆的惨剧。《断腿天兵》则叙写了一对农民兄弟的悲剧命运：兄弟俩同去当兵，弟弟逃跑被抓回，哥哥被逼着充当了枪杀弟弟的凶手。……

在沙汀的作品里，除了表现乡镇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外，还塑造了众多的乡镇地主劣绅及反动政权的基层执政者的形象。

他以睿智的幽默讽刺笔墨活龙活现地绘画了这些人物的丑恶凶残嘴脸。《丁跛公》描写一个可恶的乡约鱼肉乡民的劣迹。《龚老法团》刻画了一名以不变应万变的前清监生在大革命中的丑恶表演。《模范县长》和《代理县长》，前者揭露当权者的贪赃卖法，后者则无情抨击了代理县长老爷的狼一样的贪婪和残酷：在灾情严重到十室九空的山城照旧凶狠地搜刮榨取。《联保主任的消遣》抨击联保主任只顾个人酒足饭饱，而不管群众死活的行径。《替身》则揭露一位乡长的徇私舞弊，他为袒护三亲六故不去服兵役，在半夜三更将一名过路老盐商抓来剃掉胡须送去充役。总之，沙汀笔下的县长、团总、乡长、联保主任、保长及乡绅土豪等，都是这种生性贪酷、手段狠辣的恶棍。

在沙汀的短篇小说中，写于1940年的《在其香居茶馆里》，以深刻的批判性和辛辣的讽刺性而引人注目，最能代表作家的艺术风格。这篇小说的主题几乎和《替身》是一样的，它以抗战时期国统区兵役问题的黑幕作为素材展开描写。当时村镇中的头面人不但利用职权使自己的子弟“免役”，而且乘机敲诈勒索、贪污受贿，欺压百姓。作家用简洁的手法、经济的笔墨，抓住这个既联系着千家万户，又直接触及当局的“役政”问题，泼墨于反动阶级内部两个爪牙人物的一场斗殴撕咬，精细地勾画出联保主任方治国与地方顽劣邢么吵吵因抓兵问题引起的冲突与争吵，在入木三分的描写中包含着喜剧批判力量。当我们读完小说耐人寻味的结尾时，不能不被作者深藏于艺术笔力之后的深刻批判所折服——强烈地感受到国统区社会制度的黑暗、腐败，那些大小官僚老爷们无一不是追腥逐臭、徇私枉法的社会蛀虫。在这篇作品里，严肃的社会批判题旨与喜剧性的手法得以完美结合，令人从“毁灭性的笑”里得到审美启示与感染，决定着爱憎的选择。

如果说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侧重于通过情节和人物外部动作、语言刻画了两个渣滓式的人物，因此使小说具有很大的喜剧效果和讽刺意味，形成了“纯喜剧”型格调，那么他在1944年写的《一个秋天晚上》，虽然仍带着某些喜剧成分，但笔锋却侧转向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且注进了悲剧的因素。小说写的是抗战时期四川某乡长因荒淫无度害病，乡长太太因此迁怒一个流娼的故事。由于贫困饥饿被迫做了娼妓的筱桂芬流浪到某镇，乡长太太蛮横地把她打骂一顿，又铐上脚柙弄到乡公所示众。秋雨之夜妓女被一个怀有邪念的乡丁班长“解放”，正当班长准备对妓女图谋不轨时，另一位老实的所丁闯入，使班长的企图未得逞。于是三个同是被生活压在社会底层的穷苦人，在雨夜进行了一场诅咒黑暗天日的倾心对话：筱桂芬被迫丧失了做人的尊严，然而她对自己的命运感到不平，灵魂中时时迸发出反抗的火花；班长经过内心正义与邪恶的冲突，淡化了卑劣的邪念，善良天性增加，生活历程艰辛的反思使他忏悔了；老实的所丁始终还未泯淳朴农民的天性。共同的生活命运使三颗本来善良而却遭损害的心靠拢了。歌颂人们的纯朴、正义，准确地把握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物的微妙的心理变化，予以细致的刻画，使这篇作品在沙汀的小说中显得十分突出，格调不凡。

总之，沙汀的短篇小说以一种简洁、含蓄的手法和独特的视角、取材，解剖着一个充满脓疮的丑恶社会。我们从作品的看似平静到几近冷漠的外在表现，与作品实际所显现出来的作家的强烈主体意识的落差中，感受到一个责任心很强的作家的特殊心态与艺术追求。沙汀不愧是现代短篇小说的圣手，一位富有独特个性的优秀小说作家。

三

沙汀的创作如果止于《在其香居茶馆里》等小说，那么他至多成就为一个短篇小说作家。人们期待着他有更大的发展、更大的开拓。1941年问世的长篇小说《淘金记》满足了读者的这种期望。这是沙汀创作生涯中成就最高、更全面体现着他的艺术风格的一部小说，也是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创作中一颗引人注目的硕果。诗人卞之琳说这“是抗战以来所出版的最好的一部长篇小说。”（《读沙汀〈淘金记〉》）评论家李长之称赞这部作品内容“深沉”，人物描写“全然精彩”，是“乡土文学中之最上乘的收获”，全书“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叫人不满意”（《〈淘金记〉，〈奇异的旅程〉》），实在并不是溢美过誉之词。

在一个偏远闭塞的乡镇社会上，对外部世界的动乱变化信息反映最为敏感的，常常是那些中上层的头面人物。一部文学作品如能将他们的行动、心态投影，巧妙摄取下来，尽管被摄制对象本身是那样腐朽、毫无价值可言，但由于他们是在社会联系中存在，便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那一时代社会环境的某些本质方面来。沙汀的许多短篇都是从这一特殊视角选材的，这部《淘金记》则更为典型，规模更大。

这部小说主要是描写四川西北部一个叫北斗镇的地方，两派乡绅势力如何为争夺一块金矿开采权而展开激烈的明争暗斗。在广阔的民族抗战背景上，作品集中塑造了几个地主乡绅、村镇恶霸、帮会头目和基层政权当权者的形象。他们各自经过了特殊的生活道路，家庭环境、经济地位都不相同，从而形成独特的个性。围绕箕背金矿开采权问题，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尖锐复杂的生死较

量，勾心斗角，明枪暗箭，在灵魂的搏击、性格的碰撞中，产生了深刻动人的戏剧性效果。

小说着力刻画的性格之一——白酱丹，是一个毫无操守、唯利是图、流氓无赖的典型。从这一人物的言行，很容易令人联想起莎士比亚笔下的福斯塔夫爵士（《亨利四世》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喜剧人物）。白酱丹和福斯塔夫一样在经济上处于尴尬境地，他们同样不择手段贪得无厌地觊觎他人的钱财。然而福斯塔夫是个失势了的封建爵士，在性格上坦诚外露，对人毫不讳忌自己的种种劣迹和卑鄙的打算，时常自作聪明，实际则笨拙愚蠢。白酱丹则不同，他在北斗镇有相当的势力和根基，既是联保主任龙哥的代理人，又是作为群众喉舌的所谓公断主任，还兼着“义务禁烟所”的所长，后来又加封了一顶“利国公司”经理的头衔。他对自己种种谋财渔利的企图讳莫如深，即使对自己的合作者彭胖等人，也保持着一贯的体面的谈吐。他的诡点子都包在臭皮囊内。但是，正是这种心口不一以及体面的外表与尴尬的实际处境的矛盾，使白酱丹具有了福斯塔夫式然而又有别于福斯塔夫的喜剧色彩。

年节玩狮子，因为正值抗战时期，这位“智囊人物”就信口将这个娱乐节目改名为“麒麟张口吞太阳”，贴上了“宣传抗战”的标签。这个精彩的细节，显示了白酱丹为了达到个人某种目的而随机应变的狡诈和圆滑。可以说，他的生活就是演戏，他有本领假戏真做，并能真正进入角色。为了谋取笥箕背的黄金开采权，白酱丹游说何寡母近乎痴呆的儿子何人种，说尽了各种甜言蜜语，千方百计地使之陷入自己设好的圈套中，足见他的骗术的高超。在小说的后半部还写到一个典型事件，来揭示白酱丹两面三刀的性格。有一次白酱丹听说丘娃子（何寡母的侄儿、白酱

丹的外甥)与何寡母吵了架,他立即想到有戏可做,要乘机抓住丘娃子来实现尚未到手的箕背金矿开采权。他很快找来丘娃子。在他的这位外甥面前,白酱丹装腔作势,竭力做戏:忽而“义愤填膺”,拍桌子打板凳地为丘娃子抱不平,又对自己平时没有接济这个穷外甥虚伪地表示歉意;忽而他摆出舅爷的架势,“感慨无穷”地要为外甥的前途出谋划策。可是,事过境迁,最后金矿没开成,他感到丘娃子绝无用处了,便砰然一声把丘关在门外,不再认这个外甥了。总之,白酱丹的全部言行举止表明,在他从容迟缓、仪态端正的外表里包裹的是一颗两面三刀、阴狠卑鄙的心。这是一只凶蛮而狡猾的老狐狸,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孳生、培育出来的流氓恶棍形象,一个与封建社会崩溃期相谐和的疯狂性格。

对于丑恶的被否定的人物形象,一些作家常因抑制不住的主观厌恶而予以较简单的丑化,形成人物创造上“脸谱主义”的弊端。《淘金记》的作者没有在这方面人物的贼眉鼠眼或涂白鼻子上做工夫,即使是对早该从这个世界上铲除掉的粪土渣滓般人物,也一样保持着他独有的冷峻的白描。他没忘记反面人物也是“人”的原则。因此对白酱丹这样的坏蛋,沙汀在作品中也写出了他的性格的多面性和丰富性,展示了他的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白酱丹并不只对金矿有感情,作为血肉之躯,他有他的天伦之乐,小说较细致地描写了他对女儿的父爱之情。这样,才使得这一人物有深度、性格丰满,而不是一个扁平式的人物、一副坏思想的骨架。

不同于白酱丹,那个从“团总”和袍哥首领的地位上跌落下来变成“在野派”流氓首领的林幺长子,由于对自己的失势愤愤不平,因而时常显得暴躁凶顽,企望有一天能东山再起,重握北

斗镇的权柄。同是干尽坏事，他却比白酱丹表现得更直接和没遮拦。他的急躁，恰好反衬出白酱丹的迟缓和。两个人性格一柔一刚，相辅相成，在对立矛盾和交互映照中，显得更为彰明。

同是地主兼商人，何寡母与彭胖的性格也有很大差异。作为一个政治、社会地位上逐渐失意，经济上却还富有的地主寡妇，她要撑持自己的家业及在北斗镇的地位，又要应付各种势力的侵夺。生活磨炼了她，使她具有精明、干练、争权好胜的性格特点，即使在被人欺压不得不低头之际，她也要硬撑自己大户人家贵妇人的体面和派头。她恨儿子的软弱无能、不争气，同时又溺爱儿子的矛盾心情，真实表现出一个奋争于残酷的人世而又不乏母爱舐犊之情的地主婆的内心世界。而捐班出身的大爷彭胖，保守谨慎，吝啬刻薄，具有“奸猾皮糖”的性格。他身在袍界，与镇上头面人物有交情，据有特殊的生活保护伞。在社会交往上，与何寡母相比，他具有男性的优越，又多着奸猾和保护伞，没有像何寡母那样时时感到被人算计的危机感。

此外，小说对联保主任龙哥的形象着墨不多，但也生动可感。他满口黑话，刚愎残暴，粗野狂傲，飞扬跋扈，是北斗镇最具权势的一个人物。在他身上既反映了哥老会帮派的特质，又集中了国民党流氓政治的重要特征。如果联系作家在《防空》、《在其香居茶馆里》、《消遣》等作品中塑造的同类人物形象，更能看出龙哥这一人物的个性特征及典型意义。

一部长篇小说的成功，跟作品里主要人物的刻画是否达到相当的高度与深度分不开。但是，红花尚须绿叶扶，如果不能把与主要人物有关的人物群写出活生生的性格来，那无疑会给作品的艺术完整性带来缺憾。从另一意义上说，配角往往也是主角，他们和主角一起组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可以说，《淘金记》对

所有人物的描写都是精彩的。鲜明的性格对照、映衬，既是作家塑造形象的手段表现，又是摇曳多姿的生活自身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显示，它使整部作品在更深的层次上具备了社会的和历史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总之，《淘金记》从特有的视角，将一个大时代冲击圈以外的一个小世界中的各种各色的人物都写活了，正如卞之琳所说：“《淘金记》至少是给了我们以一片真切的人生。”（《读沙汀〈淘金记〉》）

在艺术表现上，与主要塑造被否定的人物形象相一致，《淘金记》首先采用了“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鲁迅语）的讽刺手法，以含蓄的喜剧笔墨将被鞭笞的人物的嘴脸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其次，小说对四川乡镇社会风俗画的生动描绘和某些方言土语运用，使作品喷射着浓烈的乡土气息和显示了鲜明的地方色彩。再次，《淘金记》以人物性格间冲突为核心，安排和处理情节结构，有悬念，有情节扣子，有远距离的对立，又有近距离的冲突，造成曲折跌宕的故事波澜，使作品充满生动性和情趣，引起读者兴味。诚如卞之琳论及小说的艺术特点时所说的：“他这本小说也似乎比别的任何小说都能屏绝旁骛，而集中本题，以致针线缜密，一丝不苟，洵属形式与勾心斗角、花样百出的内容，恰如一致的一出完整的戏剧。”（《读沙汀〈淘金记〉》）

写于1944年的沙汀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困兽记》是以大后方的知识青年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写他们爱国、热情、要求进步，然而在灰暗无聊的生活重压下，他们却空怀抱负，不得一显身手。平淡乏味的生活消磨着他们的青春活力和锐气，他们消沉、彷徨了。犹如一群虎，本应在抗日疆场上为国拼搏，但是慵懶使他们从内部软瘫，环境则从外部束缚了他们的手脚。这里的人物尚没有《磁力》中年轻主人公的勇敢、率真，义无反顾地奔向